

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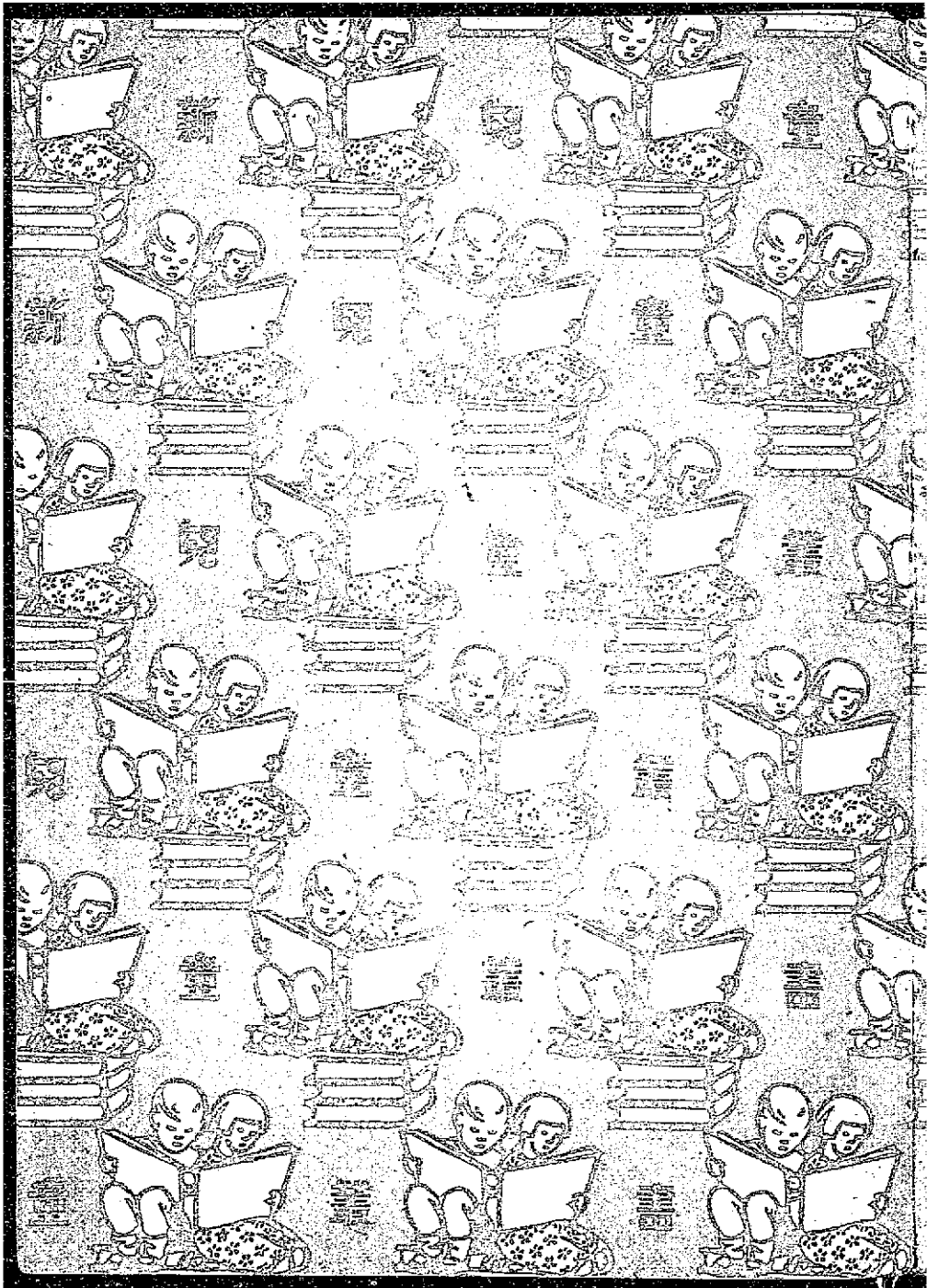
909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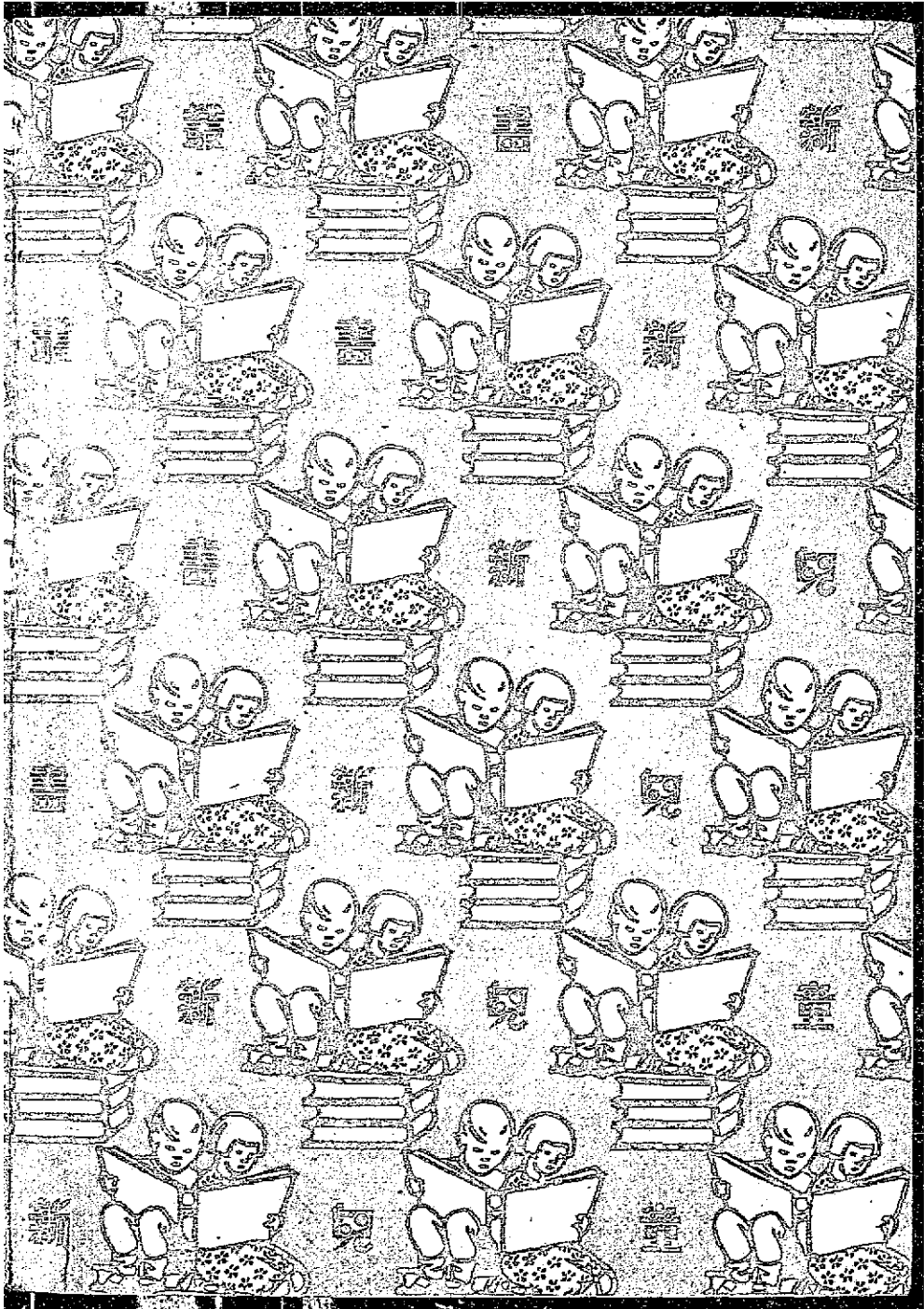


新兒童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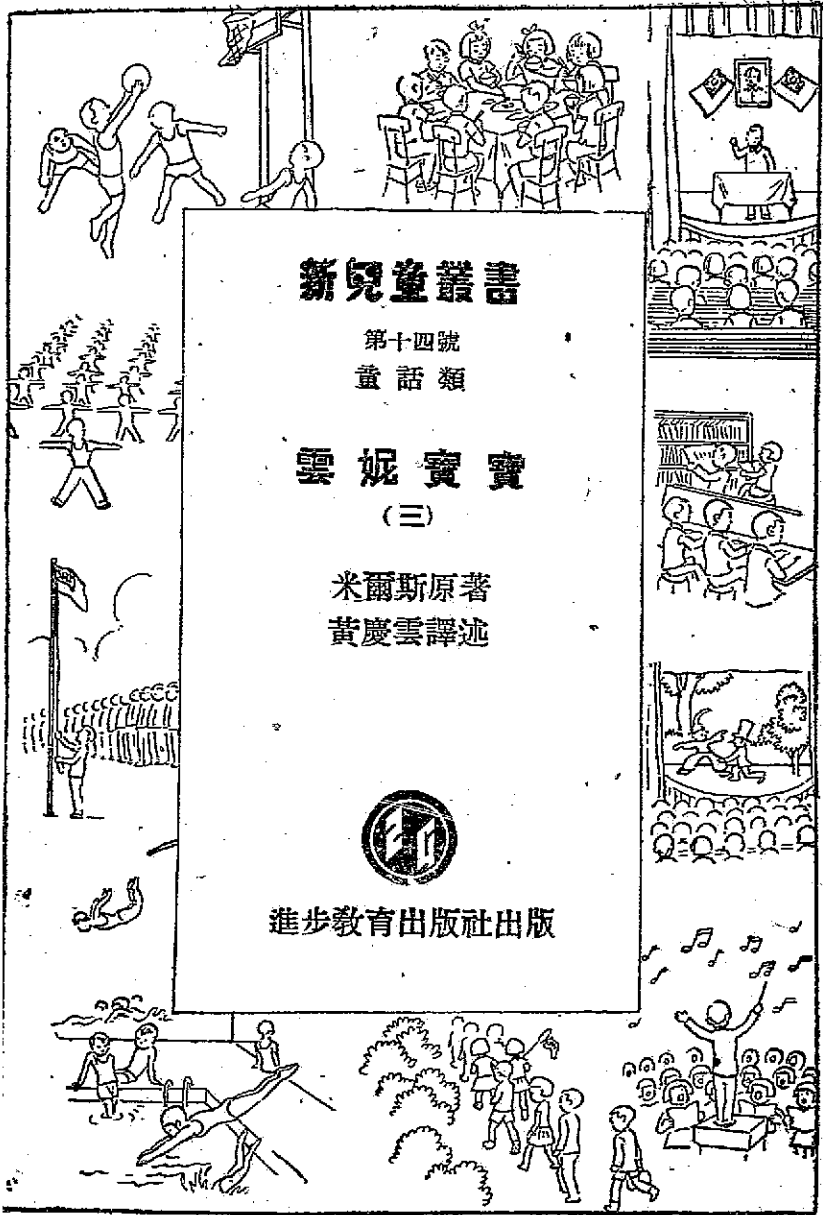
進步教育出版社出版







進步教育出版社
新兒童半月刊敬贈



新兒童叢書

第十四號
童話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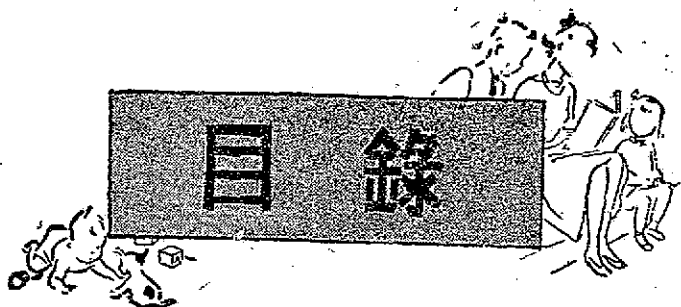
雲妮寶寶

(三)

米爾斯原著
黃慶雲譯述



進步教育出版社出版



雲妮寶寶

(三)

- 七 袋袋和鼠囡囡到森林裏……………(5)
豬小寶洗個浴
- 八 豬小寶給水圍着……………(27)
- 九 一個慶功的宴會……………(43)

102964



第七章

袋袋和鼠团团到森林裏，猪小寶洗個浴

沒有人曉得他們從那裏來的，可是他們——袋袋和鼠团团——已到森林裏來了。

阿寶問羅賓說，「他們怎樣來的？」羅賓就說，「從尋常的路往來的，你明白嗎；阿寶？」阿寶本來不明的，他却說，「從尋常的路徑，哦！」於是他走到猪小寶那裏，他見到兔子。於是他們就一起商量起來。

「我所不高興的就是，」兔子說，「我們全體——你哪，阿寶和你哪，猪小寶，我——然後忽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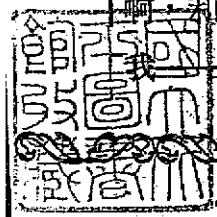
「和唵啞，」阿寶說。

「和唵啞——然後忽然間——」

「和貓頭鷹——然後忽然間——」

「啊，和唵啞啊！」阿寶說，「我忘掉他了。」

「我們全體，」兔子很慢很小心的說，「我







們——全體，然後，忽然間，我們醒來，一清早我們見到什麼東西呢？我們見到一隻奇怪的動物在我們裏面，一隻我們從所未見的動物！一隻把一家都放在袋子內的動物！假如我要把我的一家都放在袋子裏，我需要有幾多個袋子呢？」

「十六個。」豬小寶說。

「你說十七個，可不是嗎？」兔子說。「還有一個是袋帕子的，——那就有十八個了。十八個袋子在一件衫裏，我沒有這麼多時候啊！」

於是來了一個深長的沉默……然後阿寶皺了一大回眉頭，就說，「我算到只有十五個。」

「是什麼？」兔子說。

「十五個。」

「十五個什麼？」

「你的全家。」

「關他們什麼事？」

阿寶搓着自己的鼻子說，以為兔子談他自己的全家呢。





「我有說過麼？」兔子很不經意的說。

「是的，你說——」

「不要管那些了，阿寶，」豬小寶說，「問題只是我們怎樣對付袋袋呢。」

「兔子說，「最好的法子是把鼠囡囡偷了出來，藏起來，然後，如果袋袋問我們，鼠囡囡在那裏，我們就說『呀哈！』」

「呀哈！」阿寶實習着。「哈呀！哈呀！當然咧！我們就是沒有偷鼠囡囡才可以說『呀哈』的。」

「阿寶，」兔子很溫溫和和地說，「你簡直沒有腦的。」

「我知道了，」阿寶很謙下地說。

「我們說，『呀哈哈』，袋袋就曉得我們知道鼠囡囡在那裏了。『哈呀』的意思就是我們會告訴你，囡囡在那裏，祇要你答應離開這森林永不回來就是了。現在我又要思想了，你們不要談話。」

阿寶跑到一個角落裏，試着用那種聲說，「哈呀！」有時他覺得好像兔子所說的意思，有時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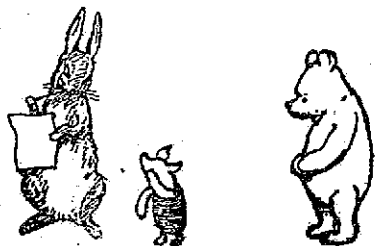
像的。他心裏想，「這不過是練習吧了。我不知那袋袋需要不需要練習一遍才懂得裏面的意義的。」

「不過還有一樣，」豬小寶說，他有些坐立不安起來了。「平常我是不怕猛獸的，不過我們都知一隻猛獸失去牠的子女的時候，他就變做兩隻猛獸那麼兇的。那麼，這時說『呀哈』也許是很蠢的一件事吧。」

兔子把鉛筆拏出來，用口舐舐着說，「豬小寶，你是沒有胆量的。」

豬小寶又幾乎傷風起來了，說，「當你祇不過是一隻很小動物時，很難勇敢的。」

兔子已開始在紙上很忙地寫字了。就望上去，說，





「就因爲你是一隻極小的動物，你在我們目前的冒險的計劃裏就有用了。」

豬小寶一聽說他成爲有用就激動異常，連恐慌也忘記了。當兔子說袋袋不過冬天時候是極兇，其他的時候都是性情溫順的，那時候，豬小寶幾乎不能再坐下去，他是那麼想立刻就有用起來啊。

「那麼，我呢？」阿寶悲哀地說，「我以爲我是沒有用了。」

「不要緊的，阿寶，」豬小寶安慰着他說，「也許下一次吧。」

兔子一面削尖鉛筆一面嚴肅地說，「沒有了阿寶，我們的冒險計劃就不行了。」

「啊！」豬小寶說，一面裝作不失望的樣子。但是阿寶却走到屋的一角，驕傲地對自己說，「沒有我是不行的！是那種的熊啊！」

兔子寫完了，就說，「你們都聽着。」於是阿寶和豬小寶都坐着，很緊張地張着嘴巴。這就是兔子讀出來的：





擄獲鼠囡囡的計劃

- 1 略論 袋袋比我們中任何一個都跑得快，連我也是。
- 2 又略論 袋袋除了把鼠囡囡安然的扣好袋子裏之外，眼睛從不離開鼠囡囡的。
- 3 所以 如果我們捉住鼠囡囡，我們一定要跑得遠遠，因為袋鼠比我們任何一個都跑得快，連我也在內。（見1）
- 4 一個主意 如果鼠囡囡從袋袋的袋子跳出來，而豬小寶跳進去，袋袋不會知道有什麼分別的，因為豬小寶是一隻極細小的動物。
- 5 像鼠囡囡一樣
- 6 但必須袋袋先望到別處去，這才看不到豬小寶跳進去。





- 7 見2
- 8 又一個主意 但是如果阿寶和她談得很起勁時，她就會望到別處去。
- 9 於是我捉了鼠囡囡就走
- 10 袋袋非至後來都不會發現有什麼分別的。



兔子很驕傲地讀出來，讀過了之後有一會大家都沒什麼說。豬小寶把嘴巴開開閉閉沒有做什麼聲音，現在沙聲地

說：

「那麼——後來呢。」

「你想說什麼？」

「當袋袋發現分別之後？」

「那麼，我們都說，『哈呀！』」

「我們三個都說嗎？」

「是的。」

「啊！」

「什麼，有什麼不妥呢，豬小寶？」





「沒什麼，」豬小寶說，「既然我們三個都說。」他說，「那就不要緊的。」他說，「不過我要不注意的說，『呀哈！』不然就不十分好聽了。不過，」他說，「你說冬天的話是真的麼？」

「冬天的話？」

「是的，在冬天裏才兇猛的話。」

「真的，真的，不錯的。好了，阿寶，你知道你該做什麼好？」

「不，」阿寶說，「我還不知呢。」他說，「我做什麼？」

「你只要設法拉着袋袋說話，使她什麼都不注意。」

「啊！談什麼呢？」

「隨便你喜歡的東西吧。」

「你是說像一點兒詩歌之類的東西嗎？」

「那就對了，」鬼子說。「好極了！現在來吧。」

於是他們就一起找袋袋去。

袋袋和鼠囡囡正在森林裏的一個沙地上過着—





個靜靜的下午。鼠囡囡正在練習着短跳。有時跌到鼠子洞裏去又爬上來。袋袋有點不耐煩地說，「只再跳一次吧，親愛的，然後我們就回家了。」在這時，祇有阿寶一個蹺上山頭來。



「午安，袋袋。」

「午安，寶寶。」

「看看我跳吧，」鼠囡囡吱吱地說，又跌到另一個老鼠洞去了。

「喂鼠囡囡，小伙伴！」

「我們剛要回家去呢。」袋袋說。「午安，兔子。午安，豬小寶。」





兔子和豬小寶剛從對面山跑過去，就說，「午安，」和「喂，鼠囡囡，」後來鼠囡囡叫他們看他跳，於是他們停着看。

袋袋也看着……

兔子向寶寶霎了兩霎眼睛，於是寶寶說，「啊，袋袋，你對詩感覺興趣嗎？」

「不大有興趣，」袋袋說。

「啊！」寶寶說。

「鼠囡囡，親愛的，再跳一下我們就一定回家了。」

當鼠囡囡跌到穴子裏面時大家都靜了一陣。

「繼續吧，」兔子很大聲的用手按着口說。

「談及詩呢，」寶寶說，「我來的時候做了一首詩呢。它是這樣的。唔，——我想——。」

「很美妙呢。」袋袋說。「現在，鼠囡囡，親愛的——」

「你一定喜歡這首詩的，」兔子說。

「你一定愛它的，」豬小寶說。





「你必須小心地聽着，」兔子說。

「這你才不會遺漏任何一字，」豬小寶說。

「啊，是的。」袋袋說，可是他仍舊望着鼠团团

「它是怎樣的？」兔子說。

實實咳了一聲就開始了。

作者：一個沒有什麼頭腦的熊

星期一，太陽熱得很，
我不禁要向自己問：
「這是真還是假，
是這還是那？」

星期二，雪花和雹飛，
我便覺得很離奇，
誰人懂得這道理；
彼抑此，此抑彼？

星期三，天很藍，
我沒事做很空閒。
有時我不懂真不真，
誰人是甚麼，甚麼是誰人？





星期四，露水結成霜，
霜華閃耀在樹上。
誰是一個知道者。
這些是那些，那些是這些？

星期五——

「是了，可不是嗎？」袋袋說，再不等着聽星期五是怎樣的了。「再跳一下吧，鼠囡囡，然後我們一定要走了。」

兔子給阿寶急切的一撞。

「談及詩的話，」阿寶很快地話，「你有看見那邊的樹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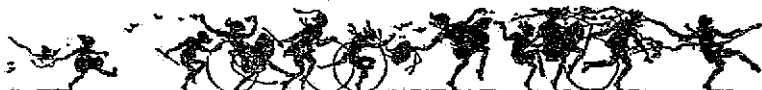


「那邊呢？」

袋袋說，「現在，鼠囡囡——」

「就在那邊，」阿寶說，指着袋袋的





背後的那邊。

「不見呢，」袋袋說。「現在跳進去吧，鼠囡，親愛的，我們就要回家了。」

「你應該向那邊望望那樹咧，」兔子說，「我抱高你入袋好麼，鼠囡囡？」他把鼠囡囡放在手上。

「我可以見到一隻鳥兒在那邊啊！」寶寶說，「還是一條魚呢？」

「你應該從這裏看看那隻鳥兒的，」兔子說，「除非那是一條魚就罷了，」

「它不是一條魚，它是一隻鳥啊！」豬小寶說。

「所以啦！」兔子說。

「這是棕鳥還是烏鴉呢？」寶寶說。

最後，袋袋終于轉過頭來望了。當她一轉過去的時候，兔子就大聲地說，「進去吧，鼠囡囡！」於是豬小寶就跳進袋袋的袋子裏面去。兔子抱着鼠囡囡飛也似的逃去。

袋袋把頭轉過來了，說，「唔，兔子到那裏去呢？又說，「你進去了嗎？鼠囡囡，親愛的？」





豬小寶在袋子的最低坡坡的叫了幾下鼠囫囵的叫聲。

「兔子要趕着去，」寶寶說。「我想他忽然想起一些事要趕着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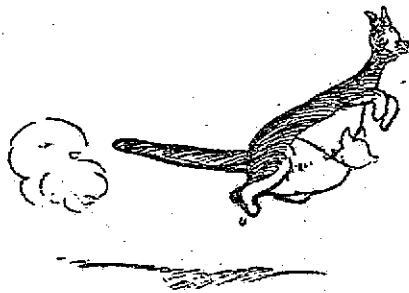
「豬小寶呢？」

「我想起豬小寶也同時想起有事吧。很突然的。」

「那麼，我們也一定要走了。」袋袋說，「再會吧，寶寶。」她跳了三跳，就無踪無跡了。

寶寶在後面望着她走。

「我真想我會這樣跳呢。」他想，「不過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可以的。這就是了。」



不過這也是豬小寶希望袋袋不會跳的時候了。平時，當他穿過樹林裏回家的時候，他希望他





是一隻鳥兒，可是現在在袋袋的袋子最底裏忘忘志志的想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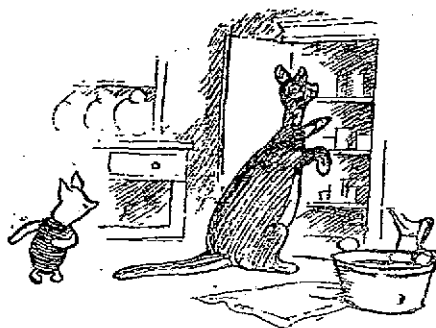
這 就 飛
「如果 是 我 永 想 了。」
飛 不

當他凌空而起的時候，他說，「啊啊啊啊啊啊」。當他下來的時候，他就說「噯！」在路上他只是「啊啊啊啊啊啊——噯，啊啊啊啊啊啊——噯，啊啊啊啊啊啊——噯」一直到袋袋的家裏。

自然，當袋袋一解開袋子的時就曉得發生了什麼了。起初她以為她是嚇驚了，但是後來她就知道不是，因為她覺得羅賓一定不會讓鼠囡囡受害的。於是她對自己說，「他們既和我開玩笑，我也和他們開開玩笑吧。」

「鼠囡囡，親愛的，」袋袋說，一面把豬小寶從袋中抽出來。「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





「呀哈！」豬小寶說，好像他够膽量完成這可怕的計劃的，但這「呀哈！」說得不大好，所以

袋袋好像聽不懂似的。

「先洗浴吧！」袋袋很高興地說。

「呀哈！」豬小寶又說，一面擔心地看看別的人在那裏。可是別的人都不在了。兔子在自己的家裏和鼠囡囡玩，覺得他一分鐘比一分鐘可愛了。而寶寶，已決定了做一隻袋袋，仍在那樹林裏沙地上練習跳。



袋袋又很用心地說，「我不知好不好今晚給





你洗一個冷水浴呢，鼠囡囡親愛的。你喜歡嗎？」

豬小寶是從來不愛洗浴的，不禁狠狠的發抖了
一大會，然後，盡力作最勇敢的聲音說：

「袋袋，這是我們明明白白說清楚的時候了。」

袋袋把水預備好了，就說，「有趣的鼠囡囡洗
浴吧。」

「我不是鼠囡囡，」小寶大聲地說。「我是豬
小寶！」

「是的，親愛的，是的，」袋袋慈愛地說，「
你還學豬小寶的聲音呢！真够聰明啊？」一面說一
面從桌子上拏出一塊大的黃色的皂來。

「你看不到嗎？」豬小寶叫起來，「你沒有眼
睛的麼？望望我吧！」

「我是望着的，鼠囡囡，親愛的。」袋袋帶點嚴
厲地說，「我昨天已告訴過你不要裝鬼臉的了。如
果你裝做豬小寶的樣子，你長大就像豬小寶了，
——這樣，你想怎樣的後悔吧。現在，走進浴盆去
，不要使我再談這些事了。」





豬小寶不知道置身何地的時候，已在浴盆裏了。袋袋大力的用一塊滿了肥皂泡的布擦他。

「嗚！」豬小寶叫起來。「放我出去啊！我是豬小寶啊！」

「不要張開嘴了，的親愛！不然肥皂就會流進去了。」袋袋說，「又來了！我告訴過你甚麼？」

「你——你——你故意這樣做的，」豬小寶咕嚕咕嚕地說，這是他剛又想說話的時候，…然後忽然又咬了第二口肥皂布。

「好了，親愛的，不要說話了。」袋袋說，他把豬小寶抱出了浴盆，用手巾將他抹乾淨。

「現在，」袋袋說，「這就是你的藥水了，吃過就去睡吧。」

「甚——甚甚麼藥水？」豬小寶說。

「是使你又強又大的，親愛的，你不想像豬小





「寶那樣弱小吧？好了，吃吧。」

這時門外
有一陣扣門聲

○
「進來吧
，」袋袋說○
於是羅賓進來
了○



「羅賓，羅賓！」豬小寶叫起來，「告訴袋袋我是誰吧！她一直說是鼠囡囡啊！我不是鼠囡囡，是嗎？」

羅賓很小心的望了他一會，然後搖著頭○

「你不能是鼠囡囡的。」他說，「因為我見他在兔子的屋裏玩耍着○」

「好了！」袋袋說○「真妙啊！我竟妙到弄錯了○」

「就是了！」豬小寶說，「我早告訴你我是豬小寶了。」





羅賓又搖着頭。

「啊，你不是豬小寶，」他說，「我和豬小寶很熟識了。他的顏色完全不同的。」

豬小寶正想告訴羅賓因為他剛洗了浴來，但後來又想或者不告訴還好。當他張開着嘴想說別的東西時，袋袋就把一匙羹藥水伸進去。然後拍着他的背說，「吃慣了就會覺得好味的了。」

「我早就知道他不是豬小寶的，」袋袋說。「我還奇怪着他是誰呢！」

「也許是寶寶的親戚吧，」羅賓說。「阿叔或者是甥兒吧，或者是之類吧。」

袋袋也同意這意見，同時說應該給他一個名字。

。

「我叫他做貝貝就是了。」羅賓說，「或簡稱他做亨利貝貝吧。」

當這樣決定時，亨利貝貝從袋袋的手裏溜出去，跳到地上。看見羅賓不曾關門不禁喜出望外。亨利貝貝永沒有走得這樣快的，他一直不停地向家裏





走，到離家一百碼的時候，他就停着不走了。他滾滾的把其餘的路程滾回去，使他的身回復到自己那種好看的，舒服的顏色……



從此，袋袋和鼠囡囡就在森林裏住下了。每逢星期二鼠囡囡就和他的大朋友兔子在一起，每逢星期二袋袋和她的大朋友寶寶在一起，教他怎樣跳，每逢星期二豬小寶和他的大朋友羅賓在一起。於是他們都重新快樂起來了。」





第八章 豬小寶給水圍着

下着雨，下着雨，下着雨，只是下雨。豬小寶告訴他自己說，他有生以來——其實他也不知自己是多大，是三歲還是四歲的，——都未見過這麼多雨。天天天天的下着。天天天天的下着。

他望到窗外邊，想着，「祇要一下雨的時候，我就在寶寶的屋子裏，或是兔子的屋子裏，那時我就有伴了，不至於這樣寂寞。除了等雨停之外就一無所做了。」於是他幻想着他和寶寶在一起，說，「你見過這樣的多雨嗎？」寶寶就說，「真可怕了，是嗎，豬小寶？」豬小寶說，「我不知羅賓那裏怎樣呢。」寶寶說，「我想可憐的兔子一定這時給衝出來了。」這樣談着一定是很有趣味的。真的，沒有人同在一塊，有洪水那樣使人激動的事情，也是不大好玩的。

因為那真是很使人激動的事情啊。那些乾的小溝渠，從前豬小寶常拏鼻嗅着的。現在已變做小溪





了。那些小溪，從前他濺來濺去走着的，現在已變做河流了。那些河流，他們常在它底斜濱快樂地玩耍着的，現在已從它的床起來，擴張勢力，霸佔更多的地方了。豬小寶還想着不知它會快走到他底床上來啊。

他自己對自己說，「做一隻爲水所圍困之極小動物真是有點擔心呢。○羅賓和寶寶可以上樹逃避，袋袋可以跳着逃避，兔子可以掘洞來逃避，貓頭鷹可以飛着逃避，啣啣可以——可以大叫得救而逃避了，但是我却在這裏，給水圍着，束手無策！」。

他又想着，「先說寶寶吧，寶寶不大有腦的。但他沒碰過甚麼釘子，他幹的傻事很多，可是都因禍得福的。再說貓頭鷹吧，他不是真的有腦的，可是他知道許多東西，他知道給水圍着時如何是好的。○再說兔子吧，他沒有讀過甚麼書，可是他可以想出聰明的計劃。再說袋袋吧，她不見得聰明，袋袋不聰明的，但是她那樣愛着鼠囡囡她會不用想就有法子的。最後是啣啣了，啣啣這樣消極一定不把它





放在心上的。可是我不曉得羅賓會怎樣呢？」

於是忽然間想起羅賓告訴他的一個故事，說有





一個人在荒島裏寫些字載入瓶子內，把它放到水裏，這樣豬小寶也想假如他寫點東西在瓶子裏，拋下水去，也許有人來救他吧！

他離開了窗口去把他家中未在水裏的東西找一遍，結果找出一枝鉛筆，一片乾的紙，一個有塞的樽。於是他在紙的正面寫着：



救命

豬小寶(我)

在瓶背面又寫着：

是我豬小寶，啊！救命！救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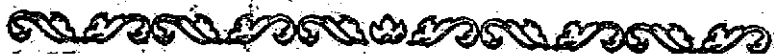
於是他把紙裝入瓶裏，盡他所能的把瓶口塞得緊緊，盡他所能的伸到窻子外而不會跌下水裏，盡他所能的把瓶子拋得遠遠——濺濺！——一會兒瓶子又浮在水面來，他望着它慢慢的在遠處浮，直至到他底眼睛望得生病了。有時他以爲它是一個樽，他以爲它祇是一個水泡兒，然後忽然他知道他再不能見到那瓶子了，而他已盡所能來救他自己了。





他想，「現在就有人有事做了。我希望他們快點做，因為他們遲一點我就要游水了，那是我不識的，所以希望他們快做」。然後他長嘆一聲說，「我希望寶寶在這裏，兩個人總是好商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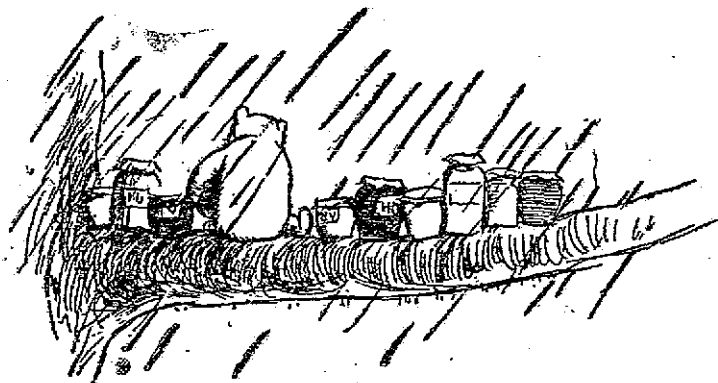
這時雲妮賣寶那邊也正下着雨，雨下着，下着。雲妮賣寶在睡着，睡着。因為他最近曾和羅賓去旅行，所以很倦了。當他睡的時候，他便做了一個夢，這仍是一個旅行的夢。他夢見他在郊外旅行，那裏是很冷很冷的。他便找了一個蜂巢做床，躲在裏面睡。可是這蜂巢不_够地方給他伸腿子，所以他的腿子祇好放在蜂巢外邊。後來那些郊外的野獸走來，把他的腿舐着，想把它的腿毛拿去做小窩給那些小獸們。他們越舐，雲妮賣寶就越覺得冷。後來他大叫一聲就醒了來。原來他自己坐在椅子上面，腿子已給水浸着了。





他濺着水到自己的門前，望出來…

「這是嚴重的，」寶寶說。「我一定要疏散啊！」
於是他捧了一大瓶的蜜糖，走上樹上一枝離水很遠的粗樹枝上，然後又爬下來拏第二瓶…當這疏散手續完了之後，他坐在樹枝上，把腿兒搖擺着。在他的身旁，有十瓶的蜜糖。



兩天之後，寶寶坐在樹枝上，搖擺着腿子。在他的身旁，有四瓶蜜糖。

三天之後，寶寶坐在樹枝上，搖擺着腿子，在他的身旁，有一瓶蜜糖。

四天之後，寶寶坐在…





就在這第四天的早上，豬小寶的樽浮到他那裏，寶寶大叫了「蜜糖」，一聲就跳下水裏把瓶子抓着，然後掙扎着再回到樹上來。

他開了一看，就說，「討厭！白白的弄濕了身子。這片紙是做甚麼的？」

他拏它出來看。

「這是一封信啊！」他對自己說，「是了。上面有一個寶字的，寶字就是雲妮寶寶的意思了。所以這就是給我的很重要的一封信，我却不識看。我一定要找着那些聰明的看官們，羅賓呀，或者貓頭鷹呀，或者豬小寶呀等。他們就會告訴我裏面說甚麼的。祇是我不識游水啊！討厭！」



後來想出一個主意了。在這隻沒有腦的熊兒，這就是一個好主意的。他對自己說：





「如果一個樽會浮，一個瓶子也會浮的。如果那是一個大的瓶子，我就可以坐在上面了。」



「凡船必有名的，」他又說，「所以我把我的船叫做『浮熊』。」說過了，他就把他的船推在水裏，然後自己跳着去。

有一個時候，說不定是寶寶還是浮熊是在上面的，但經過幾個不同的姿勢後，終於使浮熊在下面而寶寶勝利地跨着它，光榮地用他的掌撥着水走着。

。

• • •

羅賓住在森林裏最頂的地方。天下着雨，天下着雨，天下着雨，可是水總走不到他的屋子裏。這樣望着四圍山谷都浸着水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可是雨下得這樣厲害，使他大部份時間祇能留在家裏，和想想東西。每天





早上他都張着傘子到外面去，插一根竿在水浸到的地方。但每天早晨他出去再看不見那根竿了，於是他又插別一枝竿在水浸到的地方，然後又回到家裏去。每天早晨他走出去的時候總覺得路比昨天近許多了。到第五天的早晨，他看見四圍都是水了，他



知道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在真的島上。那是很使人激動的。

就在這天早上，貓頭鷹在水上飛過，問候他的朋友羅賓。





「貓頭鷹，」羅賓說，「這不是很有趣嗎？我在孤島上呢！」

「近來的氣候在不利的情况了。」貓頭鷹說。

「近來甚麼？」

「近來常下雨。」貓頭鷹解釋着。

「是的，」羅賓說，「常下雨的。」

「那洪水的平線已達到未曾有的深度了。」

「那甚麼人？」

「那裏有很多的水。」貓頭鷹又解釋着說。

「是的，」羅賓說，「水是很多的。」

「但無論如何，情景漸有好轉，在任何時間——」

「你見過寶寶嗎？」

「沒有，在任何時間——」

「我希望他平安吧，」羅賓說，「我剛想着他，我以為豬小寶會和他在一起的。你以為他們會真的平安嗎，貓頭鷹？」

「我以為是的。你知，在任何時間——」





「你去看看吧，貓頭鷹。因為寶寶是不大有腦的，他會幹很傻的事的。我又是那麼地愛他嚟，貓頭鷹。你知道嗎，貓頭鷹？」

「得了！」貓頭鷹說，「我就去了。直接回來的。」於是他飛去了。

過一會，他又飛回來。

「寶寶不在那裏。」他說。

「不在那裏嗎？」

「他本來在那裏的。他和九瓶蜜糖坐在他屋子外的一株樹枝上。但現在他不在那裏！」

「啊，寶寶啊！」羅賓叫着，「你在那裏呢？」

「我在這裏。」一個隆隆的聲音在他後面說。

「寶寶！」

於是他們急急衝到大家的懷抱裏。

當羅賓可以再說話的時候，他問，「你怎樣會到這裏來的呢，寶寶？」

「坐着我的船，」寶寶威風地說，「我有一封極重要的信，從樽裏寄來的。因為有些水走到我的





眼睛裏，我看不到說什麼。我就把它帶來。坐船來的。」

說過了這些威風的話，他把那信交給羅賓。

羅賓看過了，叫起來說，「這是豬小寶寫來的！」

寶寶從羅賓的肩頭望過去說，「沒有關於我的話麼？」

於是羅賓大聲的把信讀出來。

「哦，原來那是豬小寶的寶字，我還當是寶寶的寶字咧。」

「我們一定要馬上救他！我還以為他和寶寶在一起咧。貓頭鷹，你可以救救他，背着他飛出來麼？」

貓頭鷹經過嚴重的考慮後，就說，「我以為是不可以了。我懷疑那所需之背部筋肉——」

「那麼你可以馬上飛去告訴他救兵就來嗎？寶寶和我就會盡快的想出救的方法了。啊，不要說話了，貓頭鷹，快點去吧！」於是，一面還想着說甚





麼，貓頭鷹就飛去了。

「現在，寶寶，」羅賓說，「你的船呢？」

他們一面走到這孤島的岸邊，寶寶一面解釋給羅賓聽，說，「我應該告訴你，我的船不是尋常的船。它有時是船，有時又是意外的。祇看看。」

「看看甚麼？」

「看看我在上面還是下面。」

「哦，現在那裏呢？」

寶寶很驕傲地指着那浮熊說，「這就是了。」

這是出乎羅賓意料之外的，他愈看那船，越覺得寶寶是一個怎樣勇敢和聰明的熊兒。羅賓越這樣想，寶寶越謙卑地望自己的鼻子，裝着不是的樣子。

。

「但是我們兩人坐起來就太少了，」羅賓悲哀地說。



「我們連豬小寶是三個啊。」

「那就更小了。啊，





寶寶熊兒，怎才是好的呢？」

於是，這熊兒，寶寶熊兒，雲妮寶寶，豬之友（豬小寶的朋友），兔同（兔子的同伴），啞安及得尾（啞喲的安慰者及找得尾巴者），事實上，寶寶——忽然說一些很聰明的東西，使羅寶祇能張着嘴，睜着眼睛，奇怪着這是不是他所熟識和深愛着許久的沒有腦的熊兒。

「我們可以坐在你的傘子裏呢。」寶寶說。

「？」

「我們可以坐在你的傘子裏呢。」寶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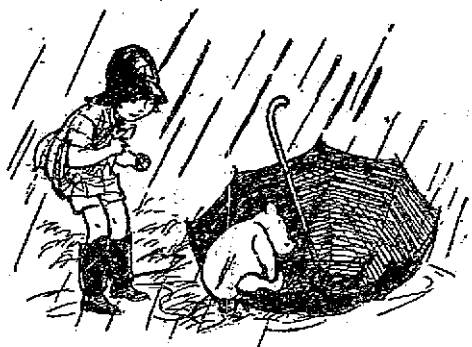
「??」

「我們可以坐在你的傘子裏呢。」寶寶說。

「!!!!!!!」

於是忽然間羅寶知道他們可以了。他把傘子張開來，把尖端向水面放下。牠浮是浮起來，只是咕嚕咕嚕地入水。寶寶走進去，剛想說不錯，但隨着





便覺得錯了。他喝了一些水，這本來他是真的不想喝的。然後涉水回到羅賓那裏。然後大家一齊進傘子裏去，傘

就子再不咕嚕了。

「我要叫這船做寶寶的腦子，」羅賓說。這寶寶的腦子就向西南方前去，美妙地旋轉着。

終於，豬小寶看到這隻船了，這時，你想想，豬小寶是多麼快樂呀！在這可怕的洪水的面前，他以為在極大危險中過了好幾年了。但他底唯一的真正的危險，却是在他困居的最後半點鐘。那時，貓頭鷹剛好飛來，坐在他的樹枝上安慰他，並且給他講一個很長的故事，那是關於他的嬌姆錯生一個海鷗的蛋的故事。豬小寶帶着沒有多大希望的心情，倚着他底窗靜靜地聽着，聽呀聽的，他不經不覺靜靜地睡着了。他的身體慢慢地朝着窻外的水面倒下去，只有他的腳趾還掛着窗口。幸而這時，貓頭鷹





突然發出了一聲粗暴的叫喊，那是他說到故事的一段裏他擔所說的。這把豬小寶弄醒了，才給他一個急忙縮回身子的機會。他還說：「多有趣呀，後來又怎樣呢？」這時，好啦，你可以想想他多快樂呀

，他終於看見這隻好船，寶寶的腦子（由羅賓當船長和熊寶當第一個副手的）浮過海來拯救他了…





第九章

一個慶功的宴會

一天，太陽落到森林後面去了，它帶來五月的雲彩，彩色投射到水裏，於是森林裏面的溪澗，發現他們自己重復有着美麗的形態，便快樂地發出淙淙的聲音。池沼靜躺着，夢想日間的所見和他們做過的大事。在暖而寧靜的森林裏，鷓鴣小心地說着他的聲調，班鳩懶懶地溫柔地對自己訴着苦。在這樣的一天，羅賓用一種特別的方法呼嘯着，於是貓頭鷹便飛出百畝林來，看看他需要什麼。

「貓頭鷹，」羅賓說，「我準備開一個宴會。」

「是麼，是你開麼？」貓頭鷹說。

「而且這是一種特別的宴會，因為這是爲的寶寶做過的事，爲的他拯救過豬小寶逃避了洪水。」

「啊，就爲的這個原故，是麼？」貓頭鷹說。

「是的，所以你願意盡你可能快快地告訴寶寶和所有別的人麼？因爲明天就舉行哩。」





「啊，可以的，可以嗎？」貓頭鷹說，他仍然是盡可能幫助別人的。





「那麼，你願意去告訴他們吧，貓頭鷹？」

貓頭鷹試想些很聰明的東西來說，可是他想不出來，所以他就飛走去告訴別的人了。他告訴的第一個人便是寶寶。

「寶寶，」他說，「羅賓舉行一個宴會哩。」

「啊！」寶寶說。接着他看見貓頭鷹還想望他說些別的。他又說道，「那宴會有那些小餅和粉紅色的糖面嗎？」

貓頭鷹覺得這問題不是他所能回答的，所以他只得照實把羅賓說過的話告訴他，然後飛到啖嚙那裏。

「爲了我的宴會？」寶寶自己想道，「多光榮呀！」他開始疑惑是否別的野獸都知道這是一個特別爲寶寶而開的宴會呢！是否羅賓曾經告訴他們關於浮熊和寶寶的腦子及所有他發明和航駛過的奇怪的船呢？如果每個人都忘記了這，那是多麼糟糕呀，那就沒人清楚知道這個宴會爲什麼而開了。他更想及在這宴會裏，他要





吃得醉醺醺的，像做夢一般地顛顛倒倒地唱歌啦。
這首歌現在已經想好了，那就是：

光榮的寶寶歌

三聲歡呼，
爲的寶寶！

(說的誰？)
說的是寶寶！

(爲了那個？)
爲的寶寶——

(對不起我沒有記牢！)
好，寶寶是個熊，
他有奇怪的頭腦——

(爲了什麼？)
想你已知道：
他救了朋友
離開洪濤！

(再說一遍！)
他有奇怪的頭腦——

三聲歡呼，
嚮住小熊！

(奇怪的什麼？)
好，他吃得很多。
他會不會游水，
我不知道，
但他會駕船。

(向甚地方？)
嚮住小熊——

他不會游泳，
救了豬小寶！

(什麼船？)
鴉的瓶子船——
現在我們給他三聲歡呼，
(現在我們給他三個鼓舞！)
願他年年和我們在一起，
長得越健康越聰明越財富！

(他救了誰？)
呀呀，聽清楚！
我說的是寶寶——





三聲歡呼，
爲了寶寶！

(向甚地方?)
嚮住小熊——

(爲了誰人?)
爲了寶寶——

三聲歡呼
爲了奇怪的雲妮寶寶！
(有誰告訴我——
什麼事情他曾做！)

三聲歡呼，
嚮住小熊——

當這個歌在寶寶心裏唱着的時候，貓頭鷹正在和啖啖說話。

「啖啖，」貓頭鷹說，「羅賓準備舉行一個宴會哩。」



「很有趣，」啖啖說，「我想他們會分惠一點剩餘的東西給我吧。」

「是邀請你啊。」

「什麼是邀請？」

「一個請帖呀！」

「是的，我聽到了。誰跌下來的請帖呀？」



「這不是吃得的東西，這是請你赴會。明天。」

啖啖慢慢地搖着頭。





「你指的是豬小寶，那豎着耳朵的小人物。那是豬小寶，我會告訴他的。」

「不，不！」貓頭鷹着力地說，「是請你啊！」

「是不是真的呀？」

「當然是真的。羅賓說：所有他們，告訴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除了啾啾嗎？」

「所有的人！」貓頭鷹生氣地說。

「呀，」啾啾說，「一定錯了，但我仍然會來的，如果下雨那就不要怪我了。」

那天並沒有下雨。羅賓已經用長木板造好一張長桌子了，他們通通都圍坐在桌旁。羅賓坐在一頭，寶寶坐在另一頭。一邊坐着貓頭鷹，啾啾和豬小寶，另一邊坐着兔子，鼠囡囡和袋袋。而且所有兔子的親友都散坐在草地上，熱望地等候任何人來和他們談話，或丟些東西給他們，或請教他們是什麼時候。

這宴會對於鼠囡囡生平還是第一次，所以他十分粗魯。他們剛坐下來，他就說話了。

「喂，寶寶！」他大聲說。





「喂，鼠囡囡！」寶寶說。

鼠囡囡在他的坐位跳上跳下，一會他又說：
「喂，豬小寶！」

豬小寶對他搖搖爪，沒有功夫說話。

「喂，嘍啲！」鼠囡囡說。

嘍啲抑鬱地對他點點頭，說，「很快就下雨了，你看是不是？」

鼠囡囡望一下是不是下雨，但不是，所以他說：「喂，貓頭鷹！」而貓頭鷹却仁愛地說，「喂，我的小囡囡！」之後又繼續對羅賓說及羅賓所不知道的，他的一位朋友最近的奇遇。



袋袋對鼠囡囡說，「親愛的，先來喝乾你的牛奶再說話吧。」於是鼠囡囡一面喝着牛奶，一面又想說話…這使他噲起來

了，很久很久才喝乾了。

當他們吃得差不多够了的時候，羅賓用他的匙羹在桌子上敲打著，每個人就停止了講話，靜了下





來，只是鼠囫圇大聲地打了一下噎。

「這一個宴會，」羅賓說，「是一個爲了一個人做過的事而舉行的宴會，而我們都知道他是誰了。而這就是爲了他的宴會，爲了他做過的事，我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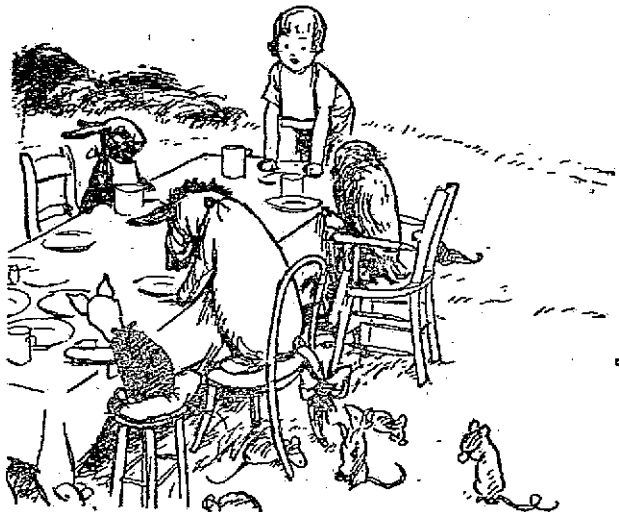
包禮物給他。這就是，」於是他按按他的衣袋就低聲說，「在那裏呢？」

當他正在找找他的禮物放了那裏的時候，嗶啾咳了一大聲就說：「朋友們，看到你們在我的宴會



上，這是一件使我很高興的事，或者我應

這樣說：直至現在，這是一件很使我高興的事。我什麼也沒有做。你們任何一個——除了兔，貓頭





鷹和袋袋——都會做了同樣的事。呀，還有寶寶嘍！自然，我沒有提及豬小寶和鼠囡囡，因為他們太小了。你們任何一個都會做到的，不過這恰巧發生在我身上罷了。現在羅賓在找着什麼這很難說的。」他把前蹄放到口上細聲說，「試在桌子下面找找。」然後又大聲說，「我做了我所做的事情，因為我覺得我們應盡我們所能的來幫助別人。我覺得我們大家應該——」

「唉——嗤！」鼠囡囡忽然的說。

「鼠囡囡，親愛的！」袋袋斥責道。

「是我麼？」鼠囡囡問，他有點詫異。

「噢，說的什麼。」豬小寶低聲問寶寶。

「我不知道，」寶寶說。

「我以爲這是你的宴會。」

「我也曾這樣想，但我以爲不是。」

「我最先認爲這個會是你的，」豬小寶說。

「我也是這樣，」寶寶說。

「唉——嗤！」鼠囡囡又打噴嚏了。





「當——我——說——話的——時候，」噢嚟粗暴而苛刻地說，「當我說話時，給別人打斷了，我覺得那——」

「原來在這裏呀！」羅賓興奮地喊，「傳給癡呆的寶寶，這是給寶寶的。」

「給寶寶的嗎？」噢嚟說。

「當然是。這是給全世界最好的熊兒的。」

「我應當知道的啊，」噢嚟說，「一個人畢竟不能訴苦的。我有我的朋友。只在昨天有人對我說過話。上個星期或者再上一個星期，兔子碰撞了我便說聲『對不住！』這種無謂的應酬。常常都是有着發生的。」



沒有人去聽他的話，因為大家都在說話了。「開了它吧，寶寶。」「這是什麼





呀，？」「我知道這是什麼呢。」「不，你不知道的。」別的人也紛紛提出這一類的話。自然寶寶盡快地想把它打開，但有繩子細綁着，而一個人在平時或想不起繩子是那麼難解啊！最後終於解開了。

當寶寶看見這是什麼的時候，他喜歡得幾乎跌倒了。這是一個特別的鉛筆盒。裏面有幾枝熊兒牌 B 字的鉛筆，那是給小熊的，有刻着 HB 兩字母的鉛筆，那是給助人的小熊的；有刻着兩個 B 的鉛筆，那是給勇敢的小熊的。還有一把削鉛筆的小刀，和擦去錯字的橡膠；一把用來間線的尺，上面刻着寸，那是使人知道東西有多少長短的；還有紅的，藍的和青的鉛筆，那是給你記住一些特別字句用的。所有這些可愛的東西都放在特別的格子裏，還有盒蓋可以蓋着盒子。而這些都是爲了寶寶而造的。

「啊！」寶寶說。

「啊，寶寶！」除了唵嚶，每個人都這樣說。

「謝謝你們，」寶寶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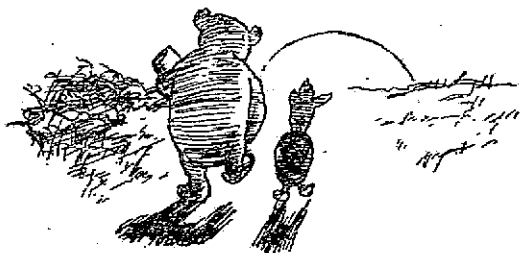
但唵嚶却自言自語說：「這個寫字的事情，鉛





筆之類。如果你問我，我就說這不是什麼一回事。廢物。有什麼好處？」

其後，當他們都對羅賓說過「再會」與「多謝！」寶寶就和豬小寶一齊在金色的黃昏裏邁步回家，他們靜默了很長一個時候，然後豬小寶說：「早晨醒來的時候，寶寶，你對你自己說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呢？」



「那是，用什麼做早餐呢？」寶寶說，「你又怎麼說呀，豬小寶？」

「我說！今天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發生呢？」豬小寶說。

寶寶思量着點點頭，說，「這是一樣的。」

× × ×





「後來又怎樣呢？」羅賓問。

「什麼時候？」

「第二朝早。」

「那我就知道了。」

「你會想出來的，下次告訴我和寶寶嗎？」

「你很想知道麼？」

「寶寶很想知道的。」羅賓說。他深深噓了一口氣，拿起小熊的腿兒走到了房門口到樓上去，拖着雲妮寶寶在他的後面。站在門邊，他回過頭來說：

「寶寶的鉛筆盒是不是比我的好呢？」

「他們都是一樣的。」我說。

他點了點頭就走開了。...一會兒我就聽見雲妮寶寶——碰，碰，碰——在他後面給拖上樓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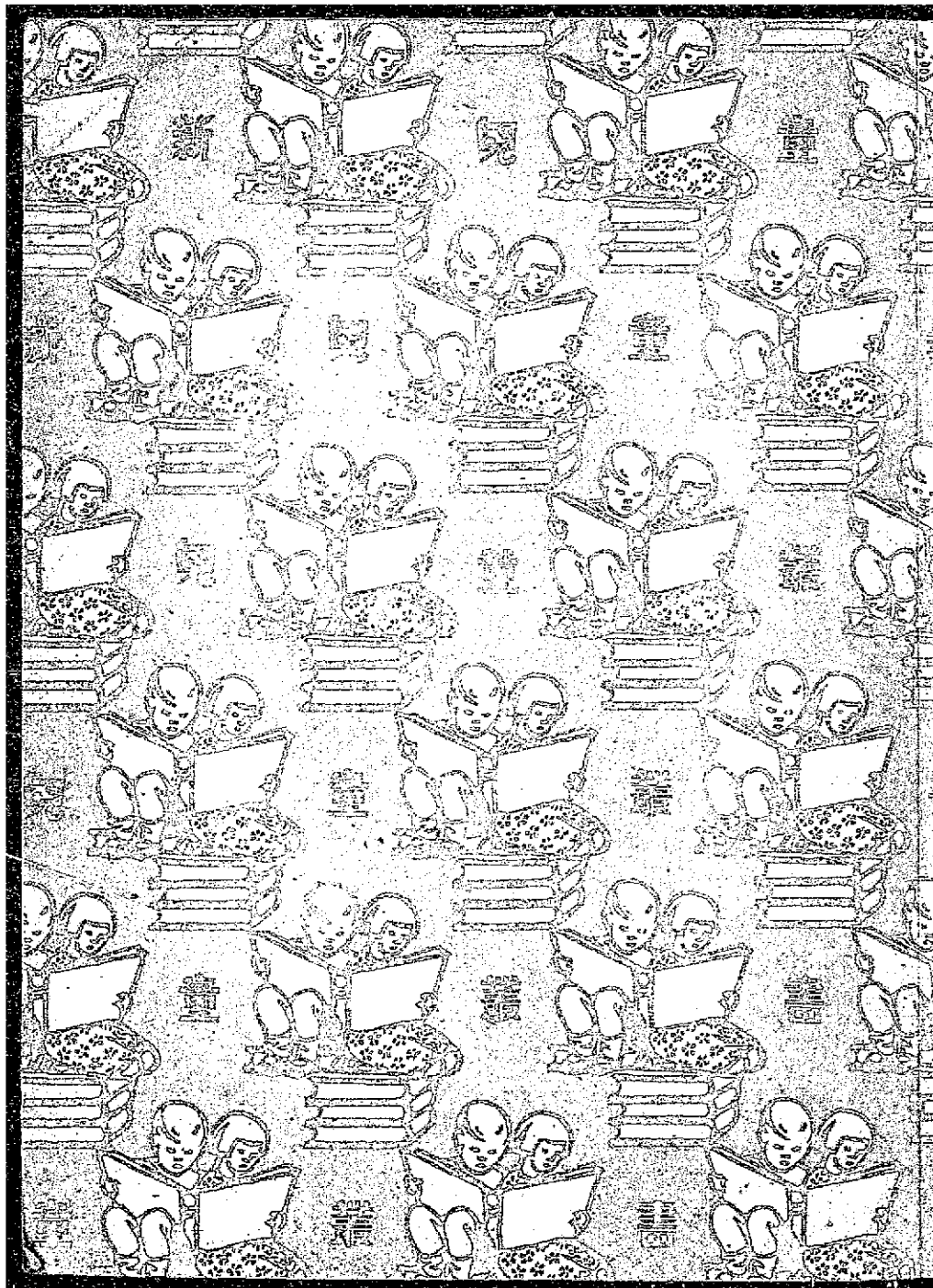




(完)











Published by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 Publishers
120 Kennedy Road
Hong Kong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新兒童叢書

第 14 號

童話類

雲妮賣寶

(三)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版 3000

定價 港幣一元二角

譯述者：黃 慶 雲

發行人：曾 昭 森

出版者：進步教育出版社
香港堅尼地道一二〇號
香港郵箱四五五號

發行所：進步教育出版社
香港臨馬地
黃泥涌道十七號

印刷所：誠泰印務局
香港總忌街二十三號

